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少女對他微笑道：「你剛才搶身出去救人，可見你的心地還不錯，所以我才饒了你一命！祇跟你開開玩笑……」

金蒲孤十分難堪，忍不住叫道；

「胡說！假如我不用皮人先試探一下，豈不是著了你的暗算，這還能說是開玩笑…」

少女格格地笑起來道：

「假如你不用皮人，我下手是自然會有分寸，絕不會傷到你的，像剛才一樣，我要殺你易如反掌，然而我祇削你頭上的金環，叫你知道一下厲害……」

金蒲孤低下了頭，臉上又浮起一層愧色，這女孩子的話說得一點都不錯，她能削斷自己頭上的金環而不涉及一根頭髮，足見她出手時功力之沉穩，換句話說，她要殺死自己的確是輕而易舉的事，恐怕還比斷環簡單一點。

想到自己從離師出道江湖以來，箭誅十六凶人，青蓮山莊上視天下英雄如無物，即使碰到劉素客那等高明的對手，也是無往不利，可是今天卻在一個女孩子前面丟了這麼大的人，

想起來雖然寒心，而那種屈辱的心情，卻比死更難過，因此他用手將亂髮朝後一挽，厲聲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」

少女微笑道：「你聽了半天，怎麼還不知道我是崇明散人的孫女兒？」

金蒲孤又被她難住了，他自然知道這少女是崇明散人的孫女兒，剛才那句話也是情急之下冒出來的。

可是少女笑笑又道：

「不過我還是應該把自己的姓名告訴你，我姓黃，單名一個鶯字，我爺爺給我取了一個外號叫『百囀玉女』，你懂得這個外號的意思嗎？」

處於此時此地。金蒲孤實在沒有精神跟她閒聊天，因此他冷冷地道：「我不懂！」

黃駕卻等不及地說下去道：

「難怪你不懂！不過你祇要多用心思想一想，就會明白了……」

金蒲孤淡淡地道：「我不需要明白！」

黃駕很不高興地道：

「你這個人眞不識好歹，我對你那麼客氣，你卻處處掃我的興，要不是爲了我太寂寞，急於想找個人談談話，我就一刀殺了你……」

金蒲孤眉頭一挑，正想發作。

南海漁人卻對他一示眼色，含笑對黃駕道：

「小姑娘，我對你的外號倒是很感興趣，你不妨說說看。」

黃駕用自一瞟金蒲孤道：

「我住在這裡寂寞死了，那麼大的一片水晶宮，就祇有我跟爺爺兩個人……」

南海漁人連忙道：「你不是還有一個弟弟嗎？」

黃駕得意地一笑道；

「那是我假造出來的，因爲我太寂寞，所以才做了一個皮人，當作我的弟弟，沒事的時候叫它陪我玩，跟我談天……」

南海漁人微異道：「皮人也會講話？」

黃營笑道：「當然不會，不過我可以代他講話。」

南海漁人怔了一怔道：「原來剛才是你一個人在講話，你可學得眞像……」

黃鶯更高興的道：「我不但可以學兩個人的聲音，而且還可以學任何人的聲音，我還學我爺爺講話的口氣，你們沒有聽出來吧！」

金蒲孤也不禁驚異了，原來剛才男女老少三個人的聲音，俱出於她一人之口，維妙維肖，這雖然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本事，卻足可見出這個女孩子的聰慧不凡！

黃駕笑著道：

「我不但學人講話，還學會任何聲音，你們在山下聽見我跟那假想的弟弟吵架，打架，不會想到上面祇有一個人吧！」

南海漁人一歎道：「豈祇想不到，到現在我還眞有點不相信呢！」

一語方畢，背後突然傳來一個蒼勁的聲音道：「老傢伙！你想不到的事情還多著呢！」

南海漁人與金蒲孤悚然回顧，卻不見半個人影，而黃駕早已格格地大笑起來，南海漁人回頭怔然道：「剛才是你在講話？」

（九十八）

女人峰

● 橫溝正史

「嗯，希望你能這麼做，這裡一共有十五張，一張都不能少！」

智子先看過每一張方相紙，然後說：「嗯，我想一個鐘頭就可以完成，過一會兒我拿給你。」

「拜託你了。」

晚飯後，太陽依然高掛在天上。金田一耕助出去散步，大約一個多鐘頭返回來時，智子已經在飯廳等他了。

「織完了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智子把散在她膝蓋四週一塊一塊的編織物整理好。

「因爲你沒有指定顏色，所以我都用了灰色的毛線。」

「沒關係，顏色不重要。」

金田一耕助仔細地把織好的編織物一塊一塊地放在手上。

「如果不織大一點的話，是不容易看出什麼圖案的，而且，金田一先生……」

「嗯？」

「這一張上面寫的符號，怎麼也織不出圖案。我想這一定有問題。」

「啊！是嗎？」

金田一耕助掏出夾在筆記本裡的鉛筆，在那張符號紙上畫了三個圈。

「金田一先生，我知道這是神尾老師寫的符號。這麼說來，這件事還沒有結束啊？」

「不，智子小姐，這件事已經結束了。」

「可是，可是，金田一先生！」

智子喘著氣說道：

「我怎麼也不相信老師臨死前說的話。老師她不是那種人！我跟她朝夕相處十八年，不，我是她一手帶大的，所以我比誰都瞭解她。金田一先生，老師是位氣質高雅的女士……」

智子大大的眼眸中，狡黠地流下滾滾熱淚。這是智子第一回對這次事件表達自己的看法。

金田一耕助溫柔地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說道：

「智子小姐，你這麼信任神尾老師，相信她若地下有知的話，也會感到欣慰的。但是這件事就藏在你心裡吧！千萬別告訴別人。」

「金田一先生，那麼眞正的兇手是……」

金田一耕助對流著眼淚的智子微微一笑。

「智子小姐，我不記得曾經答應過你要抓出眞兇哦！我這次來，祇是爲了幫你證明你母親是無辜的。如今我已經履行了承諾，所以也希望你能感到心滿意足。

「我要再告訴你一句話：所有的事件都結束了，你應該盡快忘記這一切，開始新的人生。」

聰明的智子或許已經從這些話中明白了什麼，她放聲大哭起來。

金田一耕助看到智子劇烈抖動的雙肩，也不禁心生同情。他拍了拍智子的肩膀，收拾好十四塊編織物和十五張方格紙，回到自己的房間。

金田一耕助坐在書桌前，盡量放鬆一下心情，然後從口袋裡掏出筆記本，比較著神尾秀子寄給他的那張紙片，特別是那張畫了三個圈的、不能編織的編織符號。

事實上，金田一耕助想要的並不是那十四塊編織好的圖案，而是這一張不能編織的符號。（一四四）

招魂

倪匡

她們吃驚，那大漢一見到了她們，也是陡地一震，看得出，剎那之間，他現出了驚訝至極的神情，聲音乾澀無比，說的話，良辰美景當時還不是很聽得明白：「怎麼多了一個出來。嘿，從來沒有人知道你有姐妹。」

這大漢的話，其實不難明白，他像是認識良辰美景中的一個，所以才這樣講。

良辰美景立時互望了一眼，她們不必說話，就知道自己決不認識這個大漢。

而接下來，那大漢的言行更怪。他長歎一聲，神情十分苦痛地搖了搖頭，歎息聲中，更中充滿了無可奈何的悲痛，大有英雄末路的蒼涼之感——

接著他道：「一個也好，兩個也好，來吧，我等你很久了。」他伸手在自己脖子上用力一拍：「這顆腦袋，合該由你來砍——

良辰美景面面相覷，剛才她們隨口說了一句「有人要砍你腦袋」，那自然祇是一句氣話，可是她卻信口胡說，聽的人竟當了眞，這眞是從哪裡說起！

一時之間，她們卻不知如何才好，而那大漢說完之後，緊閉著眼睛，一副引頸就戮的痛苦神情，更看得良辰美景啼笑皆非。

這樣，約莫僵持了半分鐘，那大漢才又長歎了一聲：「怎麼還不下手，昔年交情，早已一筆鉤銷，你替夫報仇，天公地道。」

良辰美景聽了，心中更是一疊聲叫苦，那大漢說得如此認眞，她們這時，又想到費力醫生研究的原來是精神病。這大漢一定是瘋子，祇有瘋子才會這樣胡言亂語。

像那樣的大抽屜，至少有一百來個，若是每個抽屜中都躺著一個瘋子，而那麼多瘋子又全都走了出來胡言亂語，雖然不怕，也夠麻煩的了。

兩人想到這裡，更是啼笑不得，齊聲道：「你亂七八糟在胡說什麼？」

那大漢發出了兩下十分無可奈何，聽來很悲壯的笑聲：「是，我是在胡說，哈哈，天公地道，我什麼時候講過天地、公道這種話來？」

良辰美景沒好氣：「誰理會你說過什麼？」

她們這樣說的時候，又互望了一眼，她們的心思自然是一樣的，那大漢看來離不開抽屜——這種情形，十分怪異。但如果那大漢是瘋子，精神病患者常被束縛、拘禁那就十分平常。

這時她們想到的是，那瘋子不知還會說出什麼話來（連「代夫報仇」這種話都說出來了），不如把抽屜推回去，讓他繼續打鼾的好。

兩人心意一致，齊聲喝：「你躺下。」

那大漢震動了一下，倒也聽話，果然直挺挺地躺了下來，可是雙眼仍然睜得老大。良辰美景正想掠過去把抽屜推回去，忽然那大漢大長歎一聲：「你再也想不到，有一件事，我好後悔，那是我一生之中唯一的後悔事。」（二十二）

天使花嫁

陶米

「如果不是鬼，那你是什麼東東啊？」歐嘉芝仔細地打量著這個被她從L.A.帶回來的不知名物體。

「你可以摸看看，我有心跳。」他湊近她，獻出自己的胸膛。

「不要！」她不敢，萬一摸了沒心跳怎麼辦？

「喂！你不是那麼膽小的人吧？」他故意用話激她。看她跟他說了這麼久的話也沒昏倒，也算是夠大膽的了。

一般人搞不好早就口吐白沫昏倒了。

「摸就摸，Who怕Who！」歐嘉芝果然受不了被人激。

她深深地吸了一口長氣，緩緩伸出顫抖的手，一邊在心裡默念佛號，雖然她平日沒拜拜，但仍盼望觀世音菩薩能不計前嫌地保佑她。

當她的手指輕觸到他的胸膛時，發現他眞的有體溫。

於是她膽子放大了些，把手掌完全貼在他心臟的位置，咦，眞的有心跳耶！

「呃——好吧，我相信你不是鬼了。」她收回手，沒忽略剛剛在感覺這傢伙心臟跳動的同時，還摸到他衣服底下的有料身材。

哇塞，他的胸肌還眞結實耶！

「你在想什麼？」看她的臉色由蒼白漸漸轉成微紅，他好奇地問她。

被他這麼一問，歐嘉芝趕緊回復清醒。

「嗯——我在想、想問你還記得什麼？」

她的問題讓他陷入一陣沉思。

「我祇記得好像有人叫我Gordon。」殘留的記憶中，似乎有個外國人曾叫過他這個名字。

「Gordon？」嗯，老實說，這名字不賴，聽起來很像是某某企業家的名字。

對了，如果他是被她從L.A.帶回來的，那他是從什麼時候就開始在屋子裡的？

該不會？該不會……歐嘉芝的臉色從微紅突然變爆紅。

「呃——這位Gordon先生，請問一下，你是從什麼時候就『待』在我的屋子裡了？」

呵！她終於想到要問這個問題了。

他挑起濃眉，靠近她一些，咧嘴一笑，「大約是從你下午進門開始脫衣、穿衣時，我就『待』在這裡了。」

在他不知死活的說出答案之後，歐嘉芝幾乎是用盡她此生最大的力氣，狠狠地賞了他一拳。

「沒想到你看起來這麼瘦，拳頭卻這麼有力。」Gordon乖乖地拿了袋冰塊在痛處冰敷著。

「活該！」

剛從浴室洗完澡出來的歐嘉芝冷哼了一聲。不過剛剛揮出的那拳，讓她的手指關節到現在都還隱隱作痛。

坐在沙發上，她拿了條毛巾擦著濕髮。

睡了一個下午，再洗了個熱水澡，她從L.A.帶回來的感冒病毒總算有點撤兵了。輕咳了幾聲，喉嚨還有點搔癢。

「喏，你的玫瑰花茶。」他將泡好的花茶奉上，接下來的日子他要叨擾人家，做好巴結的工作是應該的。

歐嘉芝挑了挑眉，哼，算他夠識相。接過茶杯，唇才剛沾上杯緣，她便停下動作，直直地看向他。（七）

聽月樓

作者：佚名

夫人道：「這個在我。」宣爺說罷，起身即去更衣，命家人打轎伺候。公子此刻方才改憂爲喜，送了乃尊上轎，回他書房靜候好音不表。

且言宣爺轎到裴府，下轎，早有門公通報進去。少頃，裴爺出迎。迎到內廳，兩下見禮，分賓坐定，家丁送茶。茶畢，裴爺道：「宣年兄在府納福，今日甚風吹到寒舍？有何見諭？」宣爺道：「小弟有一件不得已之事，特來負荊的。」裴爺道：「年兄未曾得罪小弟，何出此言？」宣爺道：「前因年兄托柯捨親代小兒爲媒，小兒堅守寶珠，是以得罪年兄。今日聞得寶珠是年兄救回，癡兒欲仗年兄成全此事，愚父子感恩非淺。今日小弟一來代小兒請罪，二來面求年兄倚允。」裴爺笑道：「年兄今日來遲了，小弟已將寶珠許與蔣相之子了。年兄莫怪。」宣爺大吃一驚道：「怎麼年兄與奸相聯起姻來了？」裴爺道：「年兄嫌小弟家道寒儉，不肯俯允這頭親事，小弟祇好仰扳相府，將來做個靠山罷。」宣爺被裴爺說得滿面通紅，無言可答。裴爺又道：「年兄莫怪我說。非是小弟不欲成就令郎的姻緣，我之設法救了寶珠，爲的何來？所以詭說我女，怕的柯老知道，又起風波。就是托他爲媒，亦爲後日地步。年兄不允親倒也罷了，祇可恨你家令郎過於無知，竟當面敢寫下絕據，與我爲憑，再不懊悔、向我求親。這是與寶珠恩斷義絕。小弟怕誤了寶珠的好逑，所以另許蔣門。年兄今日到此，挽回無及了。」宣爺被裴爺說得渾身冰冷，忽想起裴公子的詩句上之意，寶珠並未另許他人，分明叫我兒子服罪，求他乃尊。裴公之言，不可盡信。想了一會，叫聲：「裴年兄！你這些話還有些欺我。」裴爺道：「小弟生平不曾欺過朋友，句句皆是實言，有何欺年兄之處？」宣爺將裴公子的詩句取出，遞與裴爺，道：「這是令郎的詩句，分明寫的寶珠仍待癡兒，不過要他服罪求親之意。今日年兄又說寶珠另許蔣門，豈不是欺小弟麼！」裴爺接過他兒子的詩句一看，又轉口道：「就是寶珠不曾另許蔣門，無奈你的令郎寫的絕據太狠些。」

宣爺道：「可借絕據一觀？」裴爺取來與宣爺，看了一會道：「好大膽畜生！這等無知狂言，怪不得年兄動氣。總是小弟陪罪。」說著，離坐連連作揖。裴爺一把拉住道：「年兄不要如此，快請坐了好說話的。」宣爺依言坐定，裴爺便把不允親之後，爲你令郎用一番委曲成全之計，才能引人入勝的話說了。

（四十七）

神機妙算張太乙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磵研 子平八字 三元風水 45年經驗
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精選（陰宅、陽宅）風水可補運
化解 經濟 婚姻 健康 危機
個人生涯規劃（人生地圖）
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
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

聖路易新聞電子報
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
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
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
請上網：slcj.us
電話：314-991-3747 傳真：314-991-2554 e-mail:slcj@slcjmail.com